昭代典則卷之九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太祖高皇帝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戊戌誅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

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懋爲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

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之達有閹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爲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爲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爲　上言惟庸奸恣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時八年正月也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笋出水高數尺諫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　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唯嗜酒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　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戇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迺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

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後計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去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遥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于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輓輅者　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　上不許惟庸乃與李善長及涂節陳寧等謀起事便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之從已者　上一日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恠之涂節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暠謫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　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爲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知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李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

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亾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藏於草間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庚子以山西布政司左參政偰斯爲吏部尚書河南按察使鄭九成爲禮部尚書應天府尹徐鐸爲戶部尚書○癸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五軍都督府

胡惟庸等既伏誅　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佐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總天下之兵政御史臺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結於衆舌朋比逞於羣邪害政治謀危社稷譬隄防之將決烈火之將燃有滔天燎原之勢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革去中書省陞六部倣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軍都督府以分領軍衛如此則權不專於一司事不留於壅蔽卿等以爲何如監察御史許士廉等對曰歷朝制度皆取時宜況創制立法天子之事既出　聖裁實爲典要但　慮陛下日應萬幾勞神太過臣愚以爲宜設三公府以勲舊大臣爲太師太傅太保總率百僚庶務其大政如封建發兵銓選制禮作樂之類則奏請裁決其餘常行事則循制奉行庶幾臣下絕奸權之患主上無煩

劇之勞上然之至是罷中書省陞六部改大都督府爲
五軍都督府布告天下
二月壬戌以嘉興府知府薛祥爲工部尚書　辛未諭皇
太子諸王持守之道
諭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聲近之
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
招或有浮詞之婦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脩飭無
有姤忌至若朝廷政事稽於衆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
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
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淵氷苟非
有疾不敢忽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
知持守之道
遣應天府官祀歷代忠臣廟
漢蔣子文晉卞壼南唐劉仁贍宋曹彬元福壽凡五廟
韓國公李善長以年老養疾還　三月命戶部減蘇松嘉
湖四府重租粮額
上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
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資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
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
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
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
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於是舊額田畆

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自今年爲始通行改科

夏四月令羣臣各舉所知

上諭羣臣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皐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耳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復以湖廣漢陽州爲漢陽府德安州爲德安府隨縣爲隨州長寧縣爲歸州桂陽縣爲桂陽州陸荆門縣爲荆門州

○兩淛運使呂本奏均竈戶鹽額從之

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大赦

乙未詔告天下曰朕以菲德托于萬姓之上奉天勤民于茲十有三年矣間者宰輔非才肆奸亂政朕思創造之艱難念民生之不易按法誅之恐陷於不義者於心未安昧於知人實朕之過上天垂戒朕甚懼焉可大赦天下除十惡不宥外洪武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以前已未發覺結正罪無大小咸赦除之軍民已有定籍敢有以民爲軍亂籍以擾吾民者禁止之自洪武至十二年終軍民逋逃追捕未獲者勿復追太平鎮江宣城廣德

滌和今歲夏秋稅糧免其徵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爲民嗚呼居高聽卑仰天心之可格省躬知過冀人事之克脩布告臣民想宜知悉

賜御史臺左中丞安然歸鄉里命韓國公李善長理臺事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勑諭遼東都指揮使司

勑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搆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常拘其使詰責之後縱其歸今當如約則事大之志其庶幾乎使既來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庚申君嘗索女子於其國誼有女人於元宮庚申君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勑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

遣使齎符召興化府學教授吳源湖州府學教授童冀赴京賜署吏部尚書劉崧禮部尚書偰斯致仕○遣使齎符召儒士王本杜佑龔斅趙民望杜斅李延齡李幹楊良卿王成季吳慎明劉仲海鄒魯任宋季子至京○遣使勑諭江陰侯吳良等停罷王府一切役作○六月以蘇恭讓爲漢陽知府

恭讓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漢陽密邇省城凡徭役科徵倍於他郡故政繁而民困前守無敢言者恭讓每遇

重役必詣上官申理事多簡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廷蘭者知漢陽縣愛民如恭讓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規免已責廷蘭獨爲民辯明民得不擾漢陽之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廷蘭

是月受朝於正殿

上以天變避正殿羣臣上表固請制書荅曰朕聞堯舜禹湯文武德侔天地仁洽民心嘉祥屢臻號稱至治朕非德不能任賢圖治是以上天垂戒災異荐興夙夜兢業不遑寧處特避正殿以省厥愆卿等上表固請勉徇羣情朝臣民於正殿期德政於日新冀天心之可格尚賴臣寮匡朕不逮

罷御史臺及提刑按察司○臣戒錄成頒布中外

時胡惟庸謀叛事覺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則恃恩肆爲奸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教戒乃命翰林儒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既成賜名曰臣戒錄頒告中外之臣俾知所警

秋七月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遣其通事先還

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缺本等兼之

先是徵儒士王本等至京　上以勑諭之既而　上坐

武英殿西廡召見諸儒使各言其志本等對曰爲士者貴幼學而壯行然求之往昔懷致君澤民之志而不遇明主道不行功不立徒湮沒于世如此人者豈不悲哉今臣等草野愚陋學不足以明道才不足以經世誤蒙上以儒臣召與圖治道臣等遭遇恩榮誠千載一時慶幸何如若不思報稱是自棄於明時何以稱士上悅故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告之太廟

冬十月戊午朔勑諭四輔官王本等

勑曰自胡惟庸不法之後特召天下賢才而有司又多泛舉尚書范敏獨能荐卿等以輔朕朕視卿皆高年篤厚故九月告于太廟議立四輔以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爲夏官惟秋冬缺官以本等攝之是年自春徂夏災殃疊見惟秋之暮天氣尚暄嘗諭本等沐浴致齋精勤國務以均調四時本等奉命盡誠逮立冬朔風釀寒以成冬令嗚呼天其兆吉人乎感應之機如響斯答古者三公四輔論道經邦理陰陽順四時其或有乖戾則曰公輔失職蓋人事有不齊則天應之有如此者卿等尚當竭忠誠以勤厥職庶幾感格天心苟在已之誠一有不至則不足以動人況於動天乎可不慎歟

瓜哇國王八達那巴那務遣使奉金葉表入貢留其使月

餘遺還

十二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於茂州

宋濂孫宋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上怒欲誅之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待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恕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乞赦其死上意解濂遂得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門人方孝孺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嵋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含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輾日

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殽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故蒙古平章朶兒不花入寇命魏國公徐達信國公湯和潁川侯傅友德率師討之○諭吏部任官辨邪正

上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官之務當取方正之士凡邪佞者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之邪正實亦難辨上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可辨

諭禮部賞罰未當明白執論

上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爲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

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於罰但不可濫及使小人僥倖耳

丁未斥近臣言理財者

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紓國用者言之頗悉

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爲君者當以養民爲務夫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重爲徵斂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儲偫而能爲國家者　上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爲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爲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爲聚斂之臣剥民財利海内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爲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以禮部侍郎李叔正爲禮部尚書○始編賦役黄册

每百一十戶爲一里推丁粮多者十人爲里長餘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十年一週每里編爲一册册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册成一本進戶部各布政司及府州縣各存一本十年攢造一次遂爲定制

二月甲子以鄭湜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

湜金華浦江人鄭綺八世孫鄭氏素以孝義聞時胡惟庸既敗四方有仇怨相告訐者凡指爲胡黨率坐重獄及是有訴鄭氏交通惟庸者湜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爭欲行湜曰弟在其忍使諸兄罹刑辟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曁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上聞之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爲非耶即宥之詔賜酒食擢爲參議賜冠帶襲身

三月辛丑命宋國公馮勝佩印節制河南○癸酉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之例

凡徒罪煎鹽者福建廣西之人發兩淮河南山東廣東之人發兩浙直隸江西浙江之人發山東直隸江北之人發河門湖廣之人發海北凡徒罪炒鐵者江西之人發大安萊蕪等處山西之人發鞏昌北平之人發平陽四川之人發黃梅海北海南之人發進賢興國

夏四月丙辰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

上諭祭酒李敬曰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次多載前言往行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參酌古今之宜卿其導諸生讀經史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大將軍徐達率諸將出塞

右副將軍傅友德至北黃河虜騎駭遯友德選輕騎夜

襲灰山克之獲其部落人畜甚衆西平侯沐英等畧公主山長寨殲其戍卒獲全寧四部以歸

癸酉召前武昌知府傅藻爲河南按察使○五月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趙新爲翰林院脩撰○五溪蠻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討平之

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爲國者盡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畜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嘗歎羨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廼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廼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於戲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復置提刑按察司○以賢良方正何德忠爲河南布政使司左叅議聰明正直金思存爲北平布政使司右叅議以孝弟力田聶士舉爲四川布政使司左叅政賢良方正蔣安素爲右叅政○六月安南陳煒遣使奉表貢方物却之

時思明府來言安南脫洞二縣攻其永平等寨安南亦言思明府攻其脫洞諸處上以其詐命還其貢以書詰責陳煒言其作奸肆侮生隙搆怨欺誑中國之罪復勑廣西布政司自今安南入貢並勿納

秋七月戊戌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及馬却之

仍命禮部責其國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王居滄溟之中輔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已分但知環海爲險限山爲固妄自尊大肆侮隣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井底蛙仰觀鏡天自以爲大毋乃搆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細詳始號曰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搆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征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慎之

八月庚申河決河南原武祥符中牟諸縣○九月壬午命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帥師征雲南

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鴟鴞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負罪隱慝在所必討羣臣合辭以贊　上於是御承天門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

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迺進兵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於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於此即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兵也

癸未定翰林院欽天監太醫院官制

翰林院革承旨直學士設學士一人侍講學士二人侍讀學士二人孔目一人屬官侍講二人侍讀二人五經博士五人典籍二人侍書二人侍詔六人史官修撰三人編修四人檢討四人學士掌詞翰禮文草誥勑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凡經筵日講修書之事皆承命而統領焉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經講義以佐學士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勑書檄批荅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欽天監定設監正一人監副二人五官正五人五官靈臺郎四人五官保章正二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監候三人五官司曆二人五官司晨八人刻漏博士六人監正掌察天文定曆數監副爲之貳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變異率其屬而占候焉密疏于上凡歲

大統曆御覽月令曆七政躔度曆六壬遁甲曆並先期奏行下凡營建司旅冠昏陵寢選地擇日凡立春先期候氣於東郊凡大朝賀設定時鼓於文樓報時雞唱擊鼓各供其事凡日月交食先期筭其分杪時刻起復方位上聞下禮部移內外諸司救之○太醫院令一人丞五人吏目一人屬官御醫四人

定啟事東宮稱臣之例

給事中鄭相同言啓事東宮惟東宮官屬稱臣朝臣則否蓋尊無二上之意詔議之翰林編修吳沉奏曰東宮繼聖體承天位臣子之禮何得有異請凡啓事稱臣如故從之

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江夏侯周德興移兵討平之

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復命討諸洞未幾皆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復置大理寺

寺掌審讞允反刑獄之政令設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其屬司務二人左右二寺各寺正一人寺副一人評事四人

癸亥遣監察御史林原等分按各道罪囚

上欲革天下刑獄壅蔽之弊故分遣御史四出按治凡罪重者悉送京師大理寺詳議於是原等往湖廣等處

石恒等往直隸蘇松諸府勑諭之曰王者順天時以修政令古之制也今天氣嚴肅當修刑典御史職在司法伸理寃抑今遣爾等往各處審決獄囚其罪重者悉送京師令大理寺詳讞無任情以屈法枉道以厲民期於律應人心法當天理欽哉

己卯衢處溫三府山寇作亂延安侯唐勝宗討平之○潮州府揭陽程鄉二縣民作亂南雄侯趙庸討平之○十一月庚戌福安縣民作亂延安侯唐勝宗分遣將士討平之○十二月壬子以禮部郎中高信爲本部試尚書○丁巳命翰林院編修檢討典籍考駁諸司奏啓以聞○辛酉征南將軍傅友德等克貴州普安進兵曲靖

傅友德兵至湖廣即分遣都督胡海洋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友德與藍玉沐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進攻普定克羅鬼苗蠻犵狫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乃留兵戍守進兵曲靖

丙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平曲靖遂率師擣烏撒分遣將士趨雲南

友德師至曲靖擊敗梁王將達里麻兵于白石江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我師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上所謂出奇取勝者此也友德是之遂

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犯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英於是別遣數十人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鳴金鼓樹旗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劒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臨敵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鉄騎揮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擒達里麻俘其衆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其業夷人見歸者皆喜而軍聲益振遂平曲靖留兵鎮其地友德率其衆數萬擣烏撒分遣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率師趨雲南

癸酉藍玉沐英克雲南

壬申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既入羅佐山其右丞馹兒自曲靖馳歸謂曰事急矣將奈何於是把匝剌瓦爾密挈妻奴與左丞達的馹兒俱入普寧州忽納砦焚其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把匝剌瓦爾密遂與達的馹兒夜入草舍中俱自縊死癸酉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師至雲南之板橋元右丞觀音保等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故梁王闍監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諸父老焚香迎拜玉等整師入城戒戢軍士秋毫無犯吏民大悅藍玉遣景川侯曹震定遠侯

王弼宣德侯金朝興率兵二萬三千分道進取臨安諸路

封皇子權爲寧王（在大寧喜峯關外故會州地）○戊寅征南將軍傅友德克烏撒遂下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初大軍破曲靖傅友德自率師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時元右丞實卜聞都督胡海洋等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水河以拒之及聞大軍繼至皆遁去友德令諸軍築城板鍤方具蠻寇復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卒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併力勦之破之必矣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我軍既陣有芒部土酋率衆援之實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我軍勢益奮蠻衆力不能支大潰斬首三千級獲馬六百匹實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讋皆望風降附

壬辰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始用重制九奏侑食樂章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二奏皇風之曲三奏眷皇明之曲四奏天道傳之曲五奏振皇綱之曲六奏金陵之曲七奏長楊之曲八奏芳醴之曲九奏駕六龍之曲

白虹貫日○曹震王弼師至威楚路故蒙古平章閻乃馬

反等降○壬午故蒙古曲靖宣慰司及中慶瀘江武定三路嵩明普定昆陽安寧新興南建水七州昆明富民宜良邵甸河陽陽宗六縣達魯花赤等官皆詣藍玉沐英獻金銀銅印降○始置諸司勘合

其制以空冊合空紙之半而編寫字號用內府關防印識之右之半在冊左之半在紙冊付天下布政司都指揮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隸府州衛所收之紙藏於內府凡府部等衙門有文移則於內府領紙填書所行之事以下所司以冊合其字號印文相同則行之謂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

丙戌命翰林院編類華夷譯語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會翰林侍講火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諸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能得其情

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上諭天下朝覲官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遵倣古制舉用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其才擢用之毋有所隱

丁亥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置雲南都指揮使司及承宣布政使司

諭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毋挾兵刃至於藹翠葷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每限十人百人可先遣還○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埸用是命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齎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於戲春秋之義罪莫大於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效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宣德侯金朝興兵駐臨安故蒙古右丞兀卜台等降○始

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閏二月癸卯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進師大理克之

戊戌勑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左副將軍藍玉右副將軍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雖頑獷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癸卯征南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進兵攻大理克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且至聚衆扼下關以守下關者南詔皮羅閤所築龍尾關是也號爲險要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夜四鼓由石門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木援岸而上立我旗幟昧爽我軍抵下關者望之踴躍讙譟酋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莫敢後遂斬關而入山上軍望見亦下攻之酋兵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段世就擒乃分兵取鶴慶畧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來降諸夷悉平

三月癸亥命南雄侯趙庸籍廣州蛋戶萬人爲水軍○丙寅以工部侍郎趙俊爲工部尚書吏部試侍郎李信爲吏部尚書○夏四月辛巳廉州府巡檢王德亨上言取西戎水銀坑冶斥之

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于朝　上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珎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途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八冶爐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餘萬斤請如舊置之

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序其功參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命外府州縣學田租入官者悉歸于學俾供祭祀及師生俸廩仲質對曰前代學田多寡不同宜一其制乃詔定三等府學一千石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一千六百石各該吏一人以司出納師生月給廩膳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壬辰免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直隸府州縣稅粮○罷都尉府置錦衣衛指揮使司○丙申更定左右春坊官制

先是置東宮左右春坊司直郎秩正六品至是更定左春坊置左庶子一人正五品左諭德一人從五品左中允二人正六品左贊善二人左司直郎二人俱從六品右春坊官制與左春坊同

烏撒諸蠻復叛

上勑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蒙未可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負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癸卯以儒士吳顒爲國子監祭酒

上諭顒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取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

何所取則卿宜崇重德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爲務記誦爲能則非所以爲教矣爾其慎之

詔旌表遼東節婦

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言遼東風俗以獵爲業農作次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往年有高希鳳者爲亂兵所掠斷其右腕而死其妻劉氏被虜罵不絕口亦爲所殺希鳳仲弟藥師奴亦死於亂妻李氏携子與姪避難度不能兩全以子差長棄之獨携姪行及混一復業訪得其子同歸守服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死於馬擁希鳳從子高塔失丁爲讐誣陷死妻金氏與姑邢氏縊死魚塢居室又言定遼南河寨幹羅村有裴鐵瘟死妻李氏晝夜哀臨塟之日陳祭辭柩畢縊于屋西桑樹鄉人義之上爲動容稱嘆即詔有司旌表希鳳家爲五節婦之門裴鐵家貞節之門

五月丁丑帝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謂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君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

仲質乃與儒臣定議其儀乙丑上幸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退御講筵祭酒吳顒等以次講畢　上復命取尚書大禹皐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勑諭國子監生曰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自漢及今未有逾斯道而能久朕統一寰宇君主斯民切惟學校國之首務乃今年春命工曹搆廟學五越月而成於是博選師儒教訓生徒期在育君子以履仲尼之道助我後嗣以安天下蒼生苟教之不以其道學之不盡其心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無益國家爾諸學者當謙柔恭謹存禮義之勇去血氣之剛持守仲尼四勿之訓積日經旬以踰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君子矣由是出爲國用致君於堯舜躋民於雍熙顯揚其親永世不磨豈不偉哉宜體朕意立乃志務乃學正爾儀慎爾言勉務進脩無間晝夜講於友必正道以相輔問於師必致恭而聽受有乖此禮者監丞糾之毋忽

六月戊寅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秋七月沐英自大理還軍會傅友德進擊烏撒克之

辛卯上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磐石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

分兵直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何以抗我師其傍土寨即未能下候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於是征南右副將軍沐英自大理還軍滇池會征南將軍傅友德兵進攻烏撒大敗其衆斬首三萬餘級獲馬牛羊以萬計餘衆悉遁復遣兵捕擊之

以前國子助教開濟試刑部尚書○詔禮部設科舉取士三年一試著爲定例○命議屯田之法

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建置勞民但立衛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一夫航海家人懷訣別之意然事不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之利

廣東儒士上治平策

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上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言論治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則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訥對曰誠如聖諭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夫舉之者何如耳上曰小人所舉未必爲君子君子所舉未必

爲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賢否矣○上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王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寖薄所以然者只爲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八月丙戌皇后馬氏崩

謚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葬孝陵

命刑部尚書開濟定議考試徵至秀才優劣

監察御史趙仁言臣聞治天下以得賢爲本宣教化以治民爲先欽惟聖心拳拳以天下之廣惟恐一夫不得其所一官不稱其職除官拜命諄諄告戒至親且切蓋欲使斯民樂於雍熙天下期於無刑而已曩者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俾宣明教化撫安生民授任之際才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將一考矣政績少聞於是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爲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代彼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政使司按察司考覈孰

爲稱職。孰爲不稱職。孰爲平常。給以紙牌。遣赴吏部再加考覈。若有功勤廉幹者。擢用之。庸怠貪鄙者。罷黜之。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上覽其言。謂刑部尚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受其害。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考其優劣。然後任之。以職。爾等定議以聞。於是濟等議爲七條。其一宜選文武之臣。有才識者。於公事暇時。以所取秀才。一一延問。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六科俱無爲不堪。其二觀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秀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略加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往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精選可用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令布政使司按察司。具其善惡實跡。參其所言得失。以爲黜陟。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其堪錄用者。猶慮未嘗練習政務。況又用非其才。則非但速於獲戾。民亦被其害矣。今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其不堪任遣還鄉里者。可令爲社師。明經老疾者。授以教官。其五見任官員。其間豈無才學之士。歷任老成。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參署政務。所謂孝弟力田。聰明正直者。多非其人。宜悉罷舉。其六刑罰未省。賦役

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興學校教民有方均平賦役使民無訟矣其七內六部察院外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達吏練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可泛用非人議上從之

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上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側席賢士與圖至治然自古知人堯舜所難豈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卿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卿者其悉舉以爲朕用於是濟寧单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人各一錠

遣使勑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

勑曰卿等提兵振揚國威擒首帥于曲靖西敗烏蠻於河渡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尚勗之哉

丁酉以秀才曾泰爲戶部尚書○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沐英

先是乙未遣使諭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將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道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軍會而爲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

挈家入靄翠之地符至可諭靄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普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乙巳復遣使諭傅友德等曰雲南士卒艱食措置軍士貴乎得宜否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逋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蓋非蠻人殺之則必爲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都督會所部兵馬窮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於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瓦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無礙矣靄翠之地必以十萬众乃可定也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壬戌始鑄監察御史印文曰繩愆糾謬○癸亥置天下府州縣提刑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爲試僉事人按治二縣○丁卯設北平沿邊要害關隘二百處以各衛校卒戍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沐英討平之

先是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既平雲南即分兵四出討諸蠻寨未服者雲南城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俱回矣雲南城可取也糾集蠻衆二十餘萬來攻時城中食少士

卒多病。忽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能馮誠等。嬰城固守。旋施樓櫓。備戰具。多置強弓弩於陴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則出勁兵以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爲困城計。時沐英等駐兵烏撒。聞之。即選驍騎一萬還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驚懼。遂拔營宵遁。走安寧。羅衣邵甸富民普寧大棋江川等處。復據險樹柵。欲謀再寇。英分調將士。皆勦除之。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

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

彥良上太平治要。凡十二條。一曰法天道。二曰廣地利。三曰順人心。四曰養聖德。五曰培國脉。六曰開經筵。七曰精選舉。八曰審刑罰。九曰敦教化。十曰馭戎狄。十一曰蒐材俊。十二曰廣咨訪。上曰。彥良所陳。通達事理。有裨於政道。世謂儒者。泥古而不通今。若彥良可謂通儒矣。

以應聘儒士沈士榮爲翰林待詔

士榮上疏曰。臣欽承勑符。受國重聘。赴京師。與天下之士數千人。親承聖諭。共論治道。諄諄誠切。至於再三顧臣愚昧。不足以答聖意。然使臣不肖之言得行。則賢於臣者。必皆進言矣。欽惟皇上。恭勤求治。於今有年。在朝賢哲。豈皆不言耶。所用臣宰。豈皆不賢耶。恐言之不能

拔其本用之未盡展其才故重勞宸慮也況今智者自爲身計甘溺於暴棄愚者不思自守累犯於憲章皆由進言者無拔本之論選官者無量才之實昔魏徵之事唐太宗不過隨事立諫不能格君心之非是無拔本之論也漢文帝屈賈誼於長沙是無量才之實也古稱才難周有九人而已況賢之難遇千萬不得一二如淘沙中之金厭沙中而不淘則金不可得也用人而歷試之如鑛之鍊銀若不鍊而用之則鑛多而不能成器願皇上詳加採擇勿謂儒者皆賢而盡用之或一士不稱餘士皆棄則賢在其中亦莫能辨此猶金之未淘也進用之初或不當其職其人雖有才能先已敗事此猶鑛之未鍊也此姑論用人之事耳然所謂拔本者堯舜雖聖求諫不已況未及堯舜者哉皇上以武功定天下拯生民於水火之中驅夷狄復中夏爲漢唐宋之君一洗北面夷虜之耻臣竊爲千古豪傑慶快豈不思竭愚忠贊一言之助哉如蒙特賜優容給以筆劄條列事宜或入侍左右劇論庶事臣之願也上手詔褒諭曰卿入閩志士守儒者之道久矣一旦應召而來傑然特出於衆人攄誠納忠欲罄所懷非但朕愛卿聞卿之風者皆知愛卿矣若守此不變將同古人名垂後世卿其勉之尋擢爲翰林待詔

冬十月丙子置都察院

設監察都御史八人正七品以秀才李原明詹徽等爲之設浙江河南山東北平山西陝西湖廣福建江西廣東廣西四川十二道監察御史正九品其文移則都察院故牒各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呈都察院

命禮部頒劉向說苑新序于天下學校○南雄侯趙庸討平廣東羣盜詔班師

先是庸帥兵討東莞諸盜克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賊衆萬餘人斬首三千級招降翁源等縣復業人民三千餘戶由是四會縣涌白沙長岡太冲口山河田陳家坊各處父老迎拜於道庸慰而遣之有龍川河源民自稱李元帥合龍南民作亂康發兵捕之獲賊五百七十餘人遂率兵討陽山歸善等州蠻寇又克燈心龍湖龍歸大牛成家塘潭源洞等砦擒賊首萬戶營長都公少公等數十人斬首千餘級招降二千九十戶俘賊首號鏟平王者至京乃詔庸班師

命刑科會議奏劄成式

刑部尚書開濟奏曰欽惟聖明治在復古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況至尊一日萬幾似此煩瑣何以悉究此皆胥吏不諳大體苟非禁革習以成弊上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厭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於是命刑科會諸司官吏議成式榜示中外

十一月丙午置殿閣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爲東閣大學士○徵耆儒鮑恂等三人爲文華殿大學士辭不拜

先是禮部主事劉庸舉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上見之甚喜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以老疾固辭上諭之曰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輔導東宮免卿早朝日宴而入從容侍對不久當聽卿等致仕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何辭焉恂等復固辭尋賜還鄉里

壬戌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